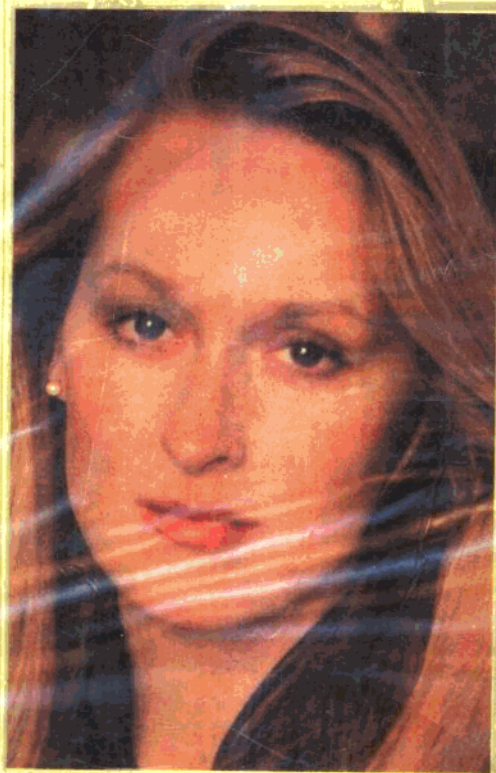




苔尔芬

〔法国〕 斯达尔夫人 著

译 序

《苔尔芬》的作者斯达尔夫人是法国文学史上一流的女作家。她继承了启蒙文学的传统，同时又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斯达尔夫人本名日尔曼娜·内克，生于1766年。她的父亲内克曾两度出任财政大臣，是个闻名的上层人物，她的母亲出身于一个著名的牧师家庭。内克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文学界和其它社会各界名流如达朗贝尔、狄德罗、布封和贝尔纳尔丹·德·圣-皮埃尔等经常聚会的场所。日尔曼娜自幼便受这样的环境的熏陶，并以其聪颖早熟被人们视为神童。1786年，她与年龄比她大一倍的瑞典驻法国大使斯达尔男爵结婚。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后来她把这种体验写进了《苔尔芬》。斯达尔夫人才华横溢，感情热烈奔放，崇尚启蒙主义大师卢梭，她的沙龙成为上流自由派人士活动和新思想传播的一个中心。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她为之欢欣鼓舞。但是她在政治上属吉伦特派，她所期望的是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因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她被迫流亡。1794年9月，斯达尔夫人结识了邦雅曼·莫斯当，后者是温和派的首领，他成了斯达尔夫人的情人。热月政变后，斯达尔夫人于1795年5月在莫斯当的陪伴下回到巴黎，并且对她的新老朋友们重开自己的沙龙。在这前后，她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1800年，她发表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理论著作《论文学》。这部著作作为比较文学奠定了基础。1802年，她发表了代表作小说《苔尔芬》。在督政府和拿破仑帝国时期，斯达尔夫人经常发表自由化言论，因而为当权者所不容。1803年，

拿破仑下令将她逐出巴黎160公里以外。于是斯达尔夫人回到她父亲的故里科佩，并先后出访德国和意大利。她在德国结识了大文豪歌德和席勒。1807年，她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小说《柯丽娜》。1810年，斯达尔夫人完成她的第二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论德意志》，这部著作被人们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篇宣言。斯达尔男爵在1802年去世，1811年斯达尔夫人嫁给一个名叫阿尔贝尔·罗卡的瑞士青年军官。婚后，她继续在国外游历，出访维也纳、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等地。拿破仑百日统治时期，她返回法国，由于她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因而拒绝与拿破仑合作。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她再次旅居国外，于1816年回到巴黎，翌年7月病逝，终年51岁。

《苔尔芬》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法国的上流社会。

年轻貌美的苔尔芬风度优雅，才情卓越，情操高尚，为人慷慨大度，感情热烈奔放，崇尚个性自由，追求个人幸福。她虽生活在卑劣、庸俗、充满敌意的社会里，但却毫无心计，完全按照自己的品德行事。她在父亲死后嫁给了自己的监护人阿尔贝玛，但20岁时就成了寡妇。阿尔贝玛死时给她留下了十分可观的家产。苔尔芬的亲戚凡尔龙夫人为人虚伪，追求财产与享受，很会沽名钓誉，蛊惑人心，苔尔芬天真地对她极其信赖和尊敬。苔尔芬得知凡尔龙夫人准备把女儿玛蒂尔达许配给西班牙贵族青年雷翁斯·蒙德维尔，而雷翁斯的母亲向凡尔龙夫人索要丰厚的嫁妆后，她怀着促进玛蒂尔达与雷翁斯的婚姻的真挚愿望，把自己1/3的财产赠送给玛蒂尔达。

玛蒂尔达仪容俊秀，笃信天主教，思想较古板，缺乏热烈的情感，在她看来，爱情仅仅是一种责任。雷翁斯英俊洒脱，才智横溢，人格高尚，感情丰富。他十分珍惜名誉，极为重视舆论，随时准备为之献身。他因婚事由母亲一手包办，自己既未与未婚

妻见过面又对她不甚了解，为前途忧心忡忡。他与玛蒂尔达接触以后，感到彼此性格不合，感情相去甚远，而与苔尔芬则一见倾心，如鱼得水。他决定要说服母亲，改变婚事安排。

苔尔芬把自己的秘密坦率地告诉了凡尔龙夫人，希望她能成全她与雷翁斯的良缘。凡尔龙夫人满口允诺，但暗中企图予以破坏。

苔尔芬的好友爱尔宛夫人是意大利人。她美丽、天真、热情，而又虔诚迷信。她14岁出嫁，丈夫比她大整整25岁。不幸的婚姻使她感到苦闷。勇敢、坚定、沉着的意大利青年塞尔勃拉勒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了她丈夫的命。这以后，在她家留住的6个月里，他与爱尔宛夫人朝夕相处，情愫日增。后来，爱尔宛夫人的丈夫发现了他们交往密切，表现异常，便要塞尔勃拉勒在24小时内离开法国。爱尔宛夫人在塞尔勃拉勒临行时请求苔尔芬让她们在她家里最后见一次面，结果在幽会时被她丈夫撞见。于是，两个男人进行决斗，情人杀死了丈夫。血腥的决斗轰动了巴黎。苔尔芬为了保全爱尔宛夫人的名誉没有透露事情的原委。外界都认为决斗系为苔尔芬争风吃醋而引起，苔尔芬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为了避免雷翁斯对她有所误会，她征得爱尔宛夫人的同意，把真相告诉了凡尔龙夫人，希望她会转告雷翁斯。凡尔龙夫人却乘机在雷翁斯面前添油加醋，加深了他对苔尔芬的怀疑，以为苔尔芬准备与塞尔勃拉勒结婚并一同出走国外，在气愤之下作出了娶玛蒂尔达的决定，尽管他根本不爱她。苔尔芬心如刀绞，她戴着面纱悄悄地走进教堂出席她心爱的雷翁斯的婚礼，目睹玛蒂尔达和雷翁斯进行结婚宣誓的情景，犹如炸雷轰顶，感到天旋地转，昏厥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

爱尔宛夫人在丈夫死后感情起了急剧的变化。她拒绝与塞尔勃拉勒一起出走葡萄牙。后来，她把女儿托付给苔尔芬，自己出

家当了修女。雷翁斯从爱尔兰夫人的女儿那里得知了真情，凡尔龙夫人临死时也忏悔了自己对雷翁斯的欺骗，她要苔尔芬宽恕她，在她死后保全她女儿的幸福。雷翁斯明白真相后痛悔莫及。苔尔芬为了玛蒂尔达的幸福本欲远离巴黎，只是在雷翁斯一再苦苦哀求并保证善待玛蒂尔达，不给她造成任何痛苦后方肯留下。雷翁斯与苔尔芬从此继续交往，他们心心相印，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苔尔芬与雷翁斯虽从无越轨行为，但整个上流社会却侧目而视，流言蜚语四起。苔尔芬亡夫的朋友瓦罗布从外省来到巴黎，他也热恋苔尔芬，为了挽回她的名誉，决定娶她为妻。苔尔芬虽然表明自己并不爱瓦罗布，但瓦罗布对她的热烈追求使雷翁斯嫉愤不已。一天深夜，瓦罗布为逃避当局通缉来到苔尔芬家，恰为雷翁斯撞见，被他误认为图谋不轨。双方相约次日进行决斗，由于苔尔芬和朋友们居间斡旋方得以幸免，瓦罗布遂离开了巴黎。

但事情又被添枝加叶，传为丑闻，引起轩然大波，苔尔芬因此名声更加不清不白。雷翁斯与苔尔芬的朋友鼓励他们顶住舆论压力，等待离婚法生效后正式结合。苔尔芬认为这样做会破坏玛蒂尔达的幸福，万不可取。她坦白地向玛蒂尔达承认了自己对雷翁斯的爱情。玛蒂尔达要求她断绝与雷翁斯的来往，远走他乡。

雷翁斯见苔尔芬为了他屡遭谗言，如万箭穿心。他冒着生命危险惩罚了当众侮辱她的人。苔尔芬起初不忍与雷翁斯诀别，但想起凡尔龙夫人的临终嘱托，想到要顾全玛蒂尔达的幸福。同时，听从苔尔芬的劝告回到外省的瓦罗布，因放弃决斗的事传到了他所在的团队，被视为有损军人荣誉而声名狼藉，他扬言如苔尔芬不肯嫁给他，他就要进行报复。为了防止雷翁斯遭到不测，苔尔芬需要缓和瓦罗布的愤怒情绪。因此，她毅然离开法国来到瑞士。

苔尔芬在异国深深地思念着雷翁斯。她恐怕瓦罗布追来，寄

居到一家修道院里。伪善阴险的修道院长泰尔南夫人恰巧是雷翁斯的姨母。雷翁斯的母亲憎恨新思想，厌恶苔尔芬这样的女性，惟恐雷翁斯与她结合，匆忙写信要泰尔南夫人把苔尔芬控制住。这时瓦罗布追到瑞士，因情场失意和屡遭厄运而病倒了。苔尔芬为他凄惨的境遇内心矛盾万分，但她眷恋着雷翁斯，不能接受他的爱情。她决定把自己一半的财产赠送给他来弥补他的损失。瓦罗布设计把苔尔芬引到德国边境小城的一间屋里，拒绝她的财产，哀求她嫁给他，否则就要等到次日天明才能让她出去，这会使多疑易怒的雷翁斯不再会相信她。苔尔芬好言恳求，瓦罗布为之感动，心软下来。这时，当地警官恰巧闯进，目睹她与一个男人闭门呆在屋里。事后，警官修书一封把经过情况告诉修道院长，泰尔南夫人乘机要挟，苔尔芬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不得不同意当了修女。此时雷翁斯母亲得知玛蒂尔达病危的消息，赶紧告诉泰尔南夫人要提前结束苔尔芬一年的预修期。修道院长再次以公开警官信件和逐出修道院来对苔尔芬进行威逼，另外又交给她一封告知雷翁斯喜得贵子的巴黎来信。绝望了的苔尔芬怀着厌世之感提前宣誓结束了预修期。就这样，在雷翁斯和苔尔芬这对情人中间树起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苔尔芬没有忘记再次写信给瓦罗布请他接受自己的一半财产。瓦罗布见苔尔芬当了修女，失去了一切希望，忧郁地离开了人世。死前他要求苔尔芬把他葬在修道院的教堂里，并向雷翁斯说明了自己与苔尔芬清白的关系。

玛蒂尔达死后，雷翁斯日夜兼程赶到瑞士来娶苔尔芬。当苔尔芬身穿修女服、戴着黑色面纱出现在他面前时，不啻是晴天霹雳，简直使他痛不欲生。苔尔芬也悔恨不已。雷翁斯在绝望之下出走，后被革命军俘虏并判处死刑。苔尔芬多方营救无效，她服毒后伴随雷翁斯赴刑场，死在雷翁斯被枪决前。

《苔尔芬》一书问世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并成为法国文学史

上的一部名著。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部情节曲折、充满浪漫情调与感伤色彩的爱情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有作者本人的影子，而且也是因为小说还具有政治、社会、宗教和哲学等多方面的含义。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说：“虽然这场革命有许多不幸的谋杀，但到后代将由它给法国带来的自由来判定。”整篇小说显示出作者拥护和颂扬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鲜明倾向，这也是小说的一个基调。

斯达尔夫人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尤其是妇女为了追求解放和幸福而与社会传统和公众舆论发生的冲突。

小说所写的苔尔芬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是社会造成的，也有部分原因是她自己的妥协所造成。苔尔芬为了雷翁斯一再蒙受耻辱，直至背井离乡，甚至心甘情愿地当了修女，她以为这样牺牲自己可以赢得雷翁斯的真挚的爱，但是雷翁斯始终听凭社会传统和舆论的支配，苔尔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雷翁斯的死正是他所代表的旧社会崩溃的象征。

斯达尔夫人在肯定苔尔芬追求幸福的同时，揭露上层社会的丑恶。阴险和狡诈的凡尔龙夫人两面三刀，破坏苔尔芬与雷翁斯的爱情。凡尔龙夫人的形象正是伪善的上流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中写了修道院长泰尔南夫人玩弄计谋，为了阻挠苔尔芬与雷翁斯的结合逼迫苔尔芬提前当了修女。作者正是借揭露泰尔南夫人来抨击野蛮的教会势力，斯达尔夫人能有这样的大胆确是难能可贵的。

小说的批判锋芒还指向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小说中描写了好几位妇女的身世，她们都命途多舛，成了买卖婚姻牺牲品。针对这种荒谬的现象，斯达尔夫人借勒邦赛之口大声疾呼离婚自由。

她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傲视社会恶势力而获得幸福的勒邦赛夫妇和贝尔蒙夫妇的形象，他们夫妇间的纯真和深沉的爱情使苔尔芬羡慕不已。可以说，这种对女性解放与幸福的追求是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可贵的成果。

当然，应该指出，玛蒂尔达也是不合理的婚姻的牺牲品。当她与雷翁斯结合后，苔尔芬依然与他经常相会，使他与玛蒂尔达更加疏远，因而使玛蒂尔达更加不幸，这不能说是符合道德的。但总的来说，书中主人公对旧势力的抗争使读者产生深刻的同情，作品争取女性解放和幸福的思想也会使要自尊、自主和自强的当代妇女感到共鸣，受到启迪和鼓舞，这是作品至今仍具有的积极意义。

刘自强

责任编辑 张明辉
封面设计 吴昌钦



ISBN 7-80534-437-X
I·389 定价:8.65 元

第一部分

第1封信——阿尔贝玛夫人致

玛蒂尔达·德·凡尔龙

贝尔利弗 1790年4月12日

我亲爱的表妹，如果我能为您和蒙德维尔先生的婚姻尽力，我将感到高兴；把我们联结起来的血缘纽带给了我为您效力的权利，我坚持要求这个权利。如果我死了，您自然会继承我一半的财产。既然在我死后法律也会这么处置，难道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会拒绝处置我的一份财产？确实，在我21岁时把我得到的遗产赠送给只有18岁的您是可笑的！我和您谈继承权，仅仅是为了让您感到您不能把我赠送的安德里斯的土地看作是难以接受的帮助。您一定会对那样的帮助十分敏感。

阿尔贝玛先生死后给我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感到需要让他家族的一个成员来分享，哪怕这个成员，我3年来的女伴，不是才智和风度最吸引我的凡尔龙夫人的女儿。您知道，我丈夫的姐姐路易丝·阿尔贝玛是我亲密的朋友。她愉快地确认了阿尔贝玛先生给我的遗赠。她隐居在蒙彼利埃的一座修道院里，她拥有的财产足以满足她的需求。因此，我可以，并完全可以向您确保2万镑的年金。我是怀着幸福的感情这么做的，您不会愿意破坏这种感情吧。

在给您安德里斯的土地后，我还有 5 万镑的收入。既然我的生活习惯丝毫不受影响，表现出慷慨的样子，我会羞愧难当的。正是我的这些生活习惯才使财产变得必需。当我们不必疏远那些把命运寄托在我们的照顾之上的低等人，也不必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来激起高等人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免受减少财产所能引起的痛苦。再说，我并不认为我要定居在巴黎。我住在巴黎将近一年了，可是我还没有一个熟人可以使我忘却童年的朋友。这些真正的朋友铭刻在我的心中，他们的形象如此亲切，如此神圣，以至于我结识的所有新人与这些我深深的怀念的人相比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在这儿只爱您的母亲。没有她，我决不会来到巴黎，我只盼望和她一起回到朗格多克。我有生以来习惯于被人喜爱，这里的人们给我的赞誉在我的心底留下冷淡和漠然的情感，任何自尊的快乐都不能改变这种情感。因此，我想尽管我爱好巴黎社交界，但我要把我的生活和我心从这烦嚣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结果总是受到一些创伤，这些创伤使你在隐退中感到痛苦。

我亲爱的表妹，我和您谈这些细节是为了让您确信，我的财产对于我所要过的生活确实是太多了。我不无遗憾地迫使自己寻找各种可以想象出来的证据让您接受我的赠与。这项赠与本该是一送即收的。只是可能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性格和见解的差异使我担心执行您母亲和我定下的计划会遇到一些障碍。因此我希望您完全了解您对之显得过分慎重的这一帮助，并心安理得。这一帮助决不引起会使您为难的感激之情。如果我上面对您说的一切不足以对您证实这一点，我将再对您说一遍，我对您母亲的友谊是如此炽烈，如此诚挚，您只要是她的女儿，就可以让我为您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哪怕我并不认识您。我对这一帮助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不过要不是我察觉您对我的提议有一种暗暗的反

感的话，我肯定不会与您谈那么长时间的。

或许您被蒙德维尔夫人对您和他儿子的婚姻提出的条件刺伤了。不过，我亲爱的玛蒂尔达，不要忘记她只是在您童年的时候认识您的，10年来她没有离开过西班牙。尤其要想一想，她的儿子从来没有见过您。蒙德维尔夫人喜欢您的母亲，希望和您的家庭联姻。但是，您知道，她多么重视一切能使她的亲人对她更尊敬的因素。她希望她的媳妇有财产，以此作为又一种手段来拉开她的儿子和其他男人之间的距离。她慷慨，有教养，但也高傲。人们说，她的举止非常朴实，她的性格非常傲慢。她出身于西班牙一个墨守该国古老习俗的家庭，她又和她丈夫在法国长期生活过，她在法国学会了以控制她周围人的讨人喜欢的礼貌来掩饰自己缺点的艺术。人们讲述的雷翁斯·蒙德维尔的一切，使我确信您和他在一起将会是非常幸福的。不过，我想蒙德维尔夫人尽管性格有缺陷，但她对她儿子有很大影响。我经常注意到，人们是靠缺点来管住那些爱自己的人。后者愿意迁就他们，害怕激怒他们，结果就顺从了。而他们具有使生活更为顺当的优点，这些主要的优点却经常被忘却了，对于其他的人毫无影响。

这种种想法丝毫不应影响您的最完美和最顺利的婚姻。它们的目的是使您感到必须满足蒙德维尔夫人提出的或希望的所有条件。您不应该以低下的地位走进这样一个家庭。应该让蒙德维尔夫人确信，她为她的儿子办了一桩非常得体的婚事，您对她的尊敬会令她更为得意。您越是靠您的财产独立自主，您就会越感到服从自己的情感 and 责任的愉快。

我亲爱的玛蒂尔达，忘却我们在一起时的小小争吵吧，让我们用我们共同的爱，用我们俩对您亲爱的母亲的爱，把我们的心联结起来吧。

苔尔芬·阿尔贝玛

第2封信——玛蒂尔达·德·凡尔龙致

阿尔贝玛夫人的复信

巴黎，1790年4月14日

我亲爱的表姐，既然您认为让阿尔贝玛先生的亲属享有他留给您的一部分财产是高尚的行为，那么我在得到我母亲的允许之后，同意接收您提议给我的赠与，而且我有理由认为您的这项行动非常公道，令人满意，它使您有权得到我的感激。我自愿地应承担我和您联系起来的义务，保证履行宗教和道德要求我做的一切。

我的母亲希望您给我的帮助在我们之间是秘而不宣的。她认为蒙德维尔夫人在得知她的媳妇是靠一项善举才获得了嫁妆的时候，自尊心可能会受到伤害。我告诉您的是我母亲的想法，但是我随时准备公开您为我所做的好事，如果您希望的话。公开您的善举在社会舆论看来会使我受到屈辱，但在我看来，这样会提高我的地位：这是我推崇的神圣宗教的精神。

我知道这些话您会觉得是可笑的，尽管您性格温柔——我认为确实温柔——您没有能向我掩盖住您在一切事关遵守天主教的问题上并不同意我的见解。我亲爱的表姐，我对此为您感到痛苦，您希望以您高尚的行为来加强把我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而我则希望我能够使您相信，无论对您的内心幸福，还是对您在社会上受到的尊敬来说，您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您在各种事情上的见解是独特的。您自认为才智出众，这当然有道理。不过，我的表姐，不仅仅要乖巧地指挥一般的男人，

而且要指挥女人，需要什么样的才智呢？您非常可爱，人们总是对您这么说，可是您的成功给您带来了多少敌人！您还年轻，您大概希望再婚。您认为一个明智的男人会急于和一个洞察一切、行为服从自己的思想，并且经常蔑视大家接受的准则的人结合吗？我知道您性格纯朴可爱，不想控制人，言谈举止也不大胆。不过，实际上，您自己也承认，您服从的根本不是天主教的信仰，根本不是那些负责对我们进行天主教教育的体面的人，而是您自己感觉和理解的宗教思想的习惯。

姐姐，如果所有的女人都这样把她们称之为她们的智慧的东西当作向导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相信我吧，这样的独立不仅仅受到信徒们的指责。那些最不受真理——用现在的话被说成是偏见——束缚的男人，希望他们的妻子不摆脱任何束缚，他们非常高兴她们虔诚。她们遵守她们的义务，注意这些义务的细枝末节，他们就感到更加放心。

您知道，我不为舆论做任何事情。我诚心诚意地相信我推崇的宗教感情。虽然我的性格有时呆板，但它总是真实的。如果我能够理解虚伪，我会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在各个方面照顾到舆论是多么重要，我会劝她凡事要顾及舆论，对于迷信（用您的话来说），对于礼节都是如此，无论它们可能是多么的可笑。当然最好丝毫不要考虑社会的赞同，而靠宗教本身来准备作出舆论要求我们的各种牺牲！

10个多月来我们受到各种苦痛。如果您同意埃勒主教——他还留在法国，我确信他会对您有很大影响。我的热心或许是不谨慎的，宗教根本不要求我们干预其他人的行为。可是我对您应有的感激之情，使我产生了新的希望来拯救您的灵魂。您自己说您不幸福：这是上天的警告。您为什么不幸福？您无疑年轻、富裕、漂亮、才智高超、富有魅力，善良、慷慨。您明白您痛苦的原因

吗？这是由于您的信仰变化不定。我对您和盘托出吧，其实您自己也感到了：您的独立的见解和行为——它或许使您的谈吐更加高雅有趣——已经开始使人说您的坏话，而且或迟或早肯定会危及您在社会上的存在。

请不要误解我对您的劝告。我向您说明，它们来自我对您的喜爱。您知道我丝毫不忌妒别人，您也好几次向我肯定这一点。我也不追求在社会上的成功，我没有获得那些成功的才智，对此我也有顾忌。我真诚地和您谈了这番话，除了想启示一个基督徒外，再无任何其它动机了。如果我能够促使您放弃您的独特见解，服从教士的决定，我就可以为您做更多的事，比您为我做得还要多。

亲爱的表姐，再见。我不讨您喜欢，我也不应该讨您喜欢。不过，我肯定，我永远不会冒犯您应得的感情。

玛蒂尔达·德·凡尔龙

第3封信——苔尔芬致玛蒂尔达

表妹，读了您的信，我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我应该不动感情，既然我期待您的是珍贵的友谊。可是我无法不向您坦率地说清楚。我想使您不再没完没了地影射我的见解和爱好：您尊重真理，您能够理解真理；因此我希望我为自己辩护时可能会说出的激烈的言辞决不会伤害您。

首先，您把我荣幸地向您提供赠与之举，归于高尚，其实友谊是唯一的原因。确实我该用某种方式把我的财产给您一部分，

因为您的母亲是阿尔贝玛的亲戚，我不该把它保存至今。高尚对于崇高的生灵来说，是一项比正义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们更关心的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行为，而不是法律的力量所约束的行为。您能不知道是什么不幸的成见使阿尔贝玛先生和您母亲疏远吗？这是我们在一起唯一从未谈及的话题。这个成见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难以避开他希望我作出的与她彻底绝交的保证。我完全理解阿尔贝玛先生作出的安排。如果我能为您处置他的财产，这是因为他吩咐我把它视为我一个人的财产。

我愿意帮助您，可是您为什么想要贬低我这一微小的功德呢？是因为您害怕由感激而产生的各种义务吗？为什么您如此重视一个只能看成是我的友谊表示的行为呢？我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被我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所爱。您如此害怕对我负有任何义务，您一定感到无法给予我要求的东西。不过，我再一次请您放心。您的母亲可以为我的幸福做一切事。她充满魅力的个性、她的温柔和她的喜悦使我的生活充满情趣！有时，她古怪和冷淡的举止令我不安。我希望她不停地回报我对她的挚爱。如果我找到一个机会唤起她对我的情感，我不是太幸福了吗？妹妹，我丝毫不想向您夸耀自己。您不欠我任何东西。我会为关心您而在感情上得到千倍的报偿，如果您的母亲经常向我表示抚慰我心灵的温柔的友谊。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您认为必须向我提出的指责或劝告。

我和您见解不一。不过我向您承认，我不认为我受到的尊敬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如果我想再嫁，我相信我的心是完全高尚的馈赠，不会被我认为与我相配的人看轻。您说，您理解我信中表现出的哀愁。您搞错了，现在我没有任何痛苦的理由了。可是敏感人们的幸福从来总是伴有哀愁的。失去了阿尔贝玛先生这样一位如此善良、温情的朋友的我，怎么会没有这种感伤的情绪

呢？当我17岁的时候，他只是为了确保把他的财产遗留给我，才担负起我丈夫的名义。他在与我的相处中对我十分关照体贴、殷勤周到，把父亲的钟爱和青年男子的殷勤揉合在对我的感情中。阿尔贝玛先生仅仅关心确保我余生的幸福，他的年龄不允许他成为我幸福的见证人。他使我感到绝对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可以这么说，我把命运交给了他，而且不必为自己耽心！我永远怀念他，我童年的回忆和我青春期最初的日子永远会使我激动。现在我会有什么别的忧愁吗？我对社会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只怀着美好的善意的情感。如果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或许我会情不自禁地以尖酸刻薄的态度对待那些非常幸福、惹人喜爱的女人。不过我在我周围听只到逢迎的话语：我的地位使我可以为人们做一切事，而且不必要求别人的帮助。我与周围人的关系是美好的，我只争取和那些我爱的人结交。我不说别人的任何坏话，那么为什么人们要使像我这样的无害的女人痛苦呢？在我的思想中没有其它的动机，我只希望能使我看见的人们感到愉快，我受的教育给了我这个长处。

您指责我不像您一样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社会的专断的礼仪不够服从。首先，亲爱的妹妹，我不想指责您的虔诚，我一直不都是很尊敬地谈到您的虔诚吗？我知道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尽管它没能完全缓和您或许过分尖刻的性格。我认为它有助于您的幸福，我永远不会允许自己攻击它，无论是用推理，还是用玩笑。但是我所受的教育和您所受的教育不同。我的尊敬的丈夫从美洲打仗回来以后独自研究了各种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相信上帝，希望灵魂不朽，他对上帝的崇拜建筑在善良之上。我自幼是孤女，只懂得阿尔贝玛先生传授给我的宗教思想。因为他履行公正和高尚的义务，所以我认为他的处世原则大概对所有的人都足够用了。